

234

4

26

準  
貴

孟子集註

十四終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

孟子曰君仁哉澤庶民也仁者



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

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

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



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  
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

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  
肉也復之復戰也子第謂太  
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  
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  
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

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  
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  
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  
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  
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  
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  
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  
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  
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  
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  
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  
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  
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  
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  
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

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

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

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

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

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

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



善ク爲ハス戰ヒ大罪也ナリ  
陳去聲

制ス行ラ在ラ日レ陳ト交ル兵ヲ日レ戰ト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

征ス北狄怨東面而征ス西夷怨曰

奚爲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

篇一 善爲戰大罪也一 少昊五子之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

賁三千人兩去聲 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

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

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

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

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

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

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

用戰焉於  
度反

孟子卷之四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  
正ニシテ巴カ之國ヲ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

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

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

之何也上ニモス已蓋下學可以言傳

上達必由心悟上ニモス莊周所論斲

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

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

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

去夕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嫫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

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

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

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

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

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

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

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

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

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

間，下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

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

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

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人○范氏曰古之耕

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

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

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

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

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

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

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sub>レ</sub>行道不<sub>レ</sub>行於妻  
子使<sub>レ</sub>人不<sub>レ</sub>以<sub>レ</sub>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sub>レ</sub>行道者以<sub>レ</sub>行言<sub>レ</sub>之不<sub>レ</sub>行  
者道不<sub>レ</sub>行也使<sub>レ</sub>人不<sub>レ</sub>以<sub>レ</sub>道者  
以<sub>レ</sub>事言<sub>レ</sub>之不<sub>レ</sub>能行者令不<sub>レ</sub>行

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sub>ハ</sub>足也言<sub>ハ</sub>積<sub>レ</sub>之厚則用<sub>レ</sub>有<sub>レ</sub>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

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

色好乘食皆去

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

讓于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

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

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

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

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一虚言ハ若無レ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

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

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

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

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  
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  
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  
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  
再傳而失之猶不可得也所謂

得天下者必列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

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  
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

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  
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  
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  
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  
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  
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  
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  
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  
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  
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

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  
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  
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  
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

君<sub>ヨリ</sub>而<sub>モ</sub>輕<sub>シ</sub>於<sub>ニ</sub>民<sub>ヨリ</sub>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

百世之上<sub>ニ</sub>句百世之下<sub>モ</sub>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sub>ハ</sub>起<sub>ハ</sub>感<sub>ハ</sub>動<sub>ハ</sub>奮<sub>ハ</sub>發<sub>ス</sub>也親<sub>ハ</sub>炙<sub>ハ</sub>親<sub>ハ</sub>近<sub>ク</sub>

而熏<sub>ニ</sub>炙<sub>ス</sub>之<sub>ラ</sub>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  
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  
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

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  
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  
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  
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  
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

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  
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  
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  
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  
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

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徂方

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

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

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



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太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

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

何<sub>ト</sub>盡<sub>ス</sub>其<sub>レ</sub>在<sub>レ</sub>我<sub>ニ</sub>者<sub>ヲ</sub>而<sub>レ</sub>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

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

太<sub>一</sub>學之道在<sub>三</sub>自昭<sub>スルニ</sub>明德<sub>ヲ</sub>而<sub>レ</sub>施

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

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何<sub>カ</sub>然用<sub>レ</sub>之<sub>ヲ</sub>而成路<sub>ト</sub>爲<sub>シ</sub>間不<sub>レ</sub>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

矣介音

徑ハ小路也。蹊ハ人行處也。介カツ然ハ

倏ハ然ハ之項アイト也。用ハ由也。路ハ大路

也。為シ間シラフ少ハ頃ハ也。茅ハ塞ハ茅艸生

而塞レ之ラ也。言ハ理ハ義ハ之心不可

少シラフ有ハ間斷也

○高子カ曰禹之聲尚ハ文王之聲

尚ハ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

過タリ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タリ齋ハ音追

音禮 堆 蠡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

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

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

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

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

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

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

之<sub>ラ</sub>也軌<sub>ハ</sub>車<sub>ノ</sub>轍<sub>ノ</sub>迹也兩<sub>ノ</sub>馬<sub>ハ</sub>一<sub>ノ</sub>車<sub>ノ</sub>  
所<sub>レ</sub>駕<sub>スル</sub>也城<sub>ノ</sub>中<sub>ノ</sub>之<sub>ノ</sub>途<sub>ニ</sub>容<sub>ル</sub>九<sub>ノ</sub>軌<sub>ノ</sub>車<sub>ノ</sub>  
可<sub>レ</sub>散<sub>リ</sub>行<sub>ス</sub>故<sub>ニ</sub>其<sub>ノ</sub>轍<sub>ノ</sub>迹<sub>ハ</sub>淺<sub>シ</sub>城<sub>ノ</sub>門<sub>ハ</sub>惟  
容<sub>ル</sub>一<sub>ノ</sub>車<sub>ノ</sub>車<sub>ヲ</sub>皆<sub>レ</sub>由<sub>ル</sub>之<sub>ニ</sub>故<sub>ニ</sub>其<sub>ノ</sub>轍<sub>ノ</sub>迹<sub>ハ</sub>  
深<sub>シ</sub>蓋<sub>シ</sub>日<sub>ノ</sub>久<sub>ク</sub>車<sub>ノ</sub>多<sub>ク</sub>所<sub>レ</sub>致<sub>ス</sub>非<sub>ス</sub>一<sub>ノ</sub>車

兩<sub>ノ</sub>馬<sub>ノ</sub>之<sub>ノ</sub>力<sub>ハ</sub>能<sub>ク</sub>使<sub>テ</sub>之<sub>ラ</sub>然<sub>ラ</sub>也言<sub>ハ</sub>禹  
在<sub>ニ</sub>文<sub>ノ</sub>王<sub>ノ</sub>前<sub>ニ</sub>千<sub>ノ</sub>餘<sub>ノ</sub>年<sub>ノ</sub>故<sub>ニ</sub>鐘<sub>ノ</sub>久<sub>ク</sub>而  
紐<sub>ハ</sub>絶<sub>ス</sub>文<sub>ノ</sub>王<sub>ノ</sub>之<sub>ノ</sub>鐘<sub>ハ</sub>則<sub>レ</sub>未<sub>タ</sub>久<sub>ク</sub>而紐  
全<sub>シ</sub>不<sub>レ</sub>可<sub>レ</sub>以<sub>テ</sub>此<sub>ヲ</sub>而議<sub>ス</sub>優<sub>ハ</sub>劣<sub>ラ</sub>也○  
此<sub>ノ</sub>章<sub>ノ</sub>文<sub>ノ</sub>義<sub>ハ</sub>本<sub>レ</sub>不<sub>レ</sub>可<sub>レ</sub>曉<sub>ス</sub>舊<sub>ノ</sub>說<sub>ハ</sub>相

承<sub>レ</sub>如<sub>レ</sub>此而<sub>レ</sub>豐氏差<sub>レ</sub>明<sub>レ</sub>白<sub>レ</sub>故<sub>ニ</sub>今  
存<sub>レ</sub>之<sub>ラ</sub>亦未<sub>レ</sub>知<sub>ニ</sub>其<sub>レ</sub>是<sub>レ</sub>否<sub>ラ</sub>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

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

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  
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  
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

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  
有衆逐虎虎負嶠莫之敢櫻望  
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  
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

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

曲曰嶠櫻觸也笑之笑其不

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

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

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

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  
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  
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  
不止爲貪賤蓋雖富貴之極  
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



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  
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  
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  
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  
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

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  
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  
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  
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  
不膺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

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  
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  
性之所<sub>レ</sub>有而命於天者也然  
世之人以前五者於性雖有

不<sub>レ</sub>得<sub>レ</sub>而<sub>モ</sub>必<sub>レ</sub>欲<sub>レ</sub>求<sub>レ</sub>之<sub>ヲ</sub>以<sub>テ</sub>後<sub>、</sub>五<sub>一</sub>者<sub>ヲ</sub>  
爲<sub>レ</sub>命<sub>一</sub>有<sub>レ</sub>不<sub>レ</sub>至<sub>ラ</sub>則<sub>レ</sub>不<sub>レ</sub>復<sub>致<sub>カ</sub>力<sub>ヲ</sub></sub>  
故<sub>ニ</sub>孟<sub>子</sub>各<sub>レ</sub>就<sub>テ</sub>其<sub>レ</sub>重<sub>キ</sub>處<sub>ニ</sub>言<sub>フ</sub>之<sub>ヲ</sub>以<sub>テ</sub>  
伸<sub>テ</sub>此<sub>ヲ</sub>而<sub>抑<sub>フ</sub>彼<sub>ヲ</sub></sub>也張<sub>子</sub>所<sub>レ</sub>謂<sub>ク</sub>養  
則<sub>レ</sub>付<sub>ニ</sub>命<sub>ヲ</sub>於<sub>テ</sub>天<sub>ニ</sub>道<sub>ハ</sub>則<sub>レ</sub>責<sub>ム</sub>成<sub>ヲ</sub>於<sub>テ</sub>已<sub>ニ</sub>

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  
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  
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

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

善ト誠ニ善アル於身ニ之ヲ謂レ信ト

充實スルヲ之謂フ美ト

力ヲ行テ其善ヲ至ル於ニ充ル滿ル而積ル實スル  
則美ニ在テ其中而無レ待ル於外矣

充實スルヲ而有ル光輝キ之謂フ大ト

和リ順ニ積テ中ニ而英華ヲ發ス外ニ美ニ在テ  
其中ニ而暢ク於ニ四支ニ發ス於ニ事業ニ  
則德業ヲ至ル盛ニ而不可レ加ス矣

大イニテ而化ス之ヲ之謂フ聖ト

大ニ而能ク化ス使テ其大ニ者ヲ溼ク然ト無ク

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  
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  
矣張子曰大<sub>ハ</sub>可<sub>レ</sub>爲也化<sub>ハ</sub>不可  
爲也在<sub>レ</sub>熟<sub>ニ</sub>之<sub>ヲ</sub>而已<sub>レ</sub>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  
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  
又有<sub>ニ</sub>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sub>ニ</sub>善信之間觀<sub>ニ</sub>其從<sub>ニ</sub>於子

教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  
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  
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  
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  
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

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  
此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  
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  
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  
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

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  
 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  
 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  
 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  
 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  
 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  
 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  
 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



之久而取<sub>レ</sub>其悔悟之新<sub>ラ</sub>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sub>タル</sub>豚放逸之豕豚也苙<sub>リツ</sub>欄也

招<sub>ハ</sub>豚也羈<sub>ツ</sub>其足也言彼既來

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此章見<sub>レ</sub>聖賢之於異端距

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

恕距之嚴故人知<sub>レ</sub>彼說之爲

邪待之恕故人知<sub>レ</sub>此道之可

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  
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  
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

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

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

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

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夫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

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

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

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

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

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

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sup>キハ</sup>是乎從者之<sup>カケル</sup>處也  
 曰子以<sup>テ</sup>是爲<sup>ス</sup>竊履來與曰殆<sup>シ</sup>非<sup>ズ</sup>  
 也夫子之設<sup>ケル</sup>科也往者不<sup>ス</sup>追來<sup>ル</sup>  
 者不<sup>ス</sup>拒<sup>ゴ</sup>苟以<sup>テ</sup>是心<sup>ヲ</sup>至<sup>ラ</sup>斯受<sup>レ</sup>之而<sup>シテ</sup>  
 已<sup>ニ</sup>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sup>ハ</sup>問<sup>フ</sup>之者問<sup>フ</sup>於<sup>テ</sup>孟子也<sup>ニ</sup>廢<sup>ル</sup>匿<sup>ク</sup>  
 也言<sup>ハ</sup>子之從<sup>ル</sup>者乃<sup>チ</sup>匿<sup>ク</sup>人<sup>ノ</sup>之物<sup>ナリ</sup>  
 如此<sup>キ</sup>乎孟子答<sup>レ</sup>之<sup>ラ</sup>而<sup>シテ</sup>或<sup>ハ</sup>人<sup>ノ</sup>自<sup>ラ</sup>  
 悟<sup>ル</sup>其失<sup>ヲ</sup>因<sup>テ</sup>言<sup>フ</sup>此從<sup>ル</sup>者固<sup>ニ</sup>不<sup>ニ</sup>爲<sup>ス</sup>  
 竊<sup>レ</sup>履<sup>ヲ</sup>而<sup>シテ</sup>來<sup>ラ</sup>但<sup>シ</sup>夫<sup>レ</sup>子設<sup>ケ</sup>置<sup>テ</sup>科<sup>ノ</sup>條<sup>ナリ</sup>

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

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

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  
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  
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  
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墻皆為

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

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

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

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  
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

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

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

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

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

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

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



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  
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餽音忝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

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

有<sub>レ</sub>意探<sub>レ</sub>取<sub>レ</sub>於人。是亦穿窬之

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

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

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

後ニ爲ラ能ク充ラ其ノ無レ穿ル窬ス之ノ心也

○孟子曰言近カ而指遠キ者善言カ

也守約ル而施博キ者善道也君子

之言コト也不下ラ帶ヨリ而道存ス焉施去聲

古人視テ不下ニ於帶ヨリ則帶ノ之上ハ

乃目前常見ニ至近ル之處也舉テ

目前之近事ヲ而至理存ス焉所

以爲言近ノ而指遠ト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カ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

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

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

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

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

語蓋自孟子子發之。呂氏曰無  
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  
至於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  
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  
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

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

正行也。中爲行  
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

德之至<sup>リ</sup>自<sup>ラ</sup>然<sup>ニ</sup>而中<sup>ル</sup>而非<sup>レ</sup>有<sup>ニ</sup>意<sup>ニ</sup>  
於中<sup>ニ</sup>也經<sup>ハ</sup>常也回<sup>ハ</sup>曲也三者  
亦皆自<sup>ラ</sup>然<sup>ニ</sup>而然<sup>リ</sup>非<sup>ニ</sup>有<sup>レ</sup>意<sup>テ</sup>而爲<sup>ニ</sup>  
之<sup>ヲ</sup>也皆聖<sup>ノ</sup>人<sup>ノ</sup>之<sup>ノ</sup>事性<sup>ノ</sup>之<sup>ノ</sup>德<sup>也</sup>  
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sup>ハ</sup>者天<sup>ノ</sup>理<sup>ノ</sup>之<sup>ノ</sup>當<sup>ニ</sup>然<sup>ル</sup>者<sup>也</sup>君子  
行<sup>テ</sup>之<sup>ヲ</sup>而吉<sup>ク</sup>凶<sup>ク</sup>禍<sup>ク</sup>福<sup>ク</sup>有<sup>レ</sup>所<sup>レ</sup>不<sup>レ</sup>計<sup>ラ</sup>  
蓋<sup>シ</sup>雖<sup>レ</sup>未<sup>レ</sup>至<sup>ニ</sup>於<sup>ニ</sup>自<sup>ラ</sup>然<sup>ニ</sup>而<sup>モ</sup>已<sup>ニ</sup>非<sup>ニ</sup>有<sup>テ</sup>  
所<sup>レ</sup>爲<sup>ス</sup>而爲<sup>ス</sup>矣此<sup>レ</sup>反<sup>レ</sup>之<sup>ノ</sup>之<sup>ノ</sup>事董

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  
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  
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

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  
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

其藐藐然

說音稅  
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

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

貌藐馬而不畏之則志意舒

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

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

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

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

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

盤樂音洛  
乘去聲

榱，椀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  
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  
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  
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

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  
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  
已之長於人之短，猶有此等  
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



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  
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  
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  
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

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

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

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  
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  
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

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

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sub>レ</sub>忘  
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sub>レ</sub>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  
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sub>レ</sub>忘  
其初謂不<sub>レ</sub>能改其舊也此語

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狷音  
絹

不<sub>レ</sub>得<sub>レ</sub>中<sub>レ</sub>道<sub>ヲ</sub>至<sub>レ</sub>有<sub>レ</sub>所<sub>レ</sub>不<sub>レ</sub>爲<sub>レ</sub>據<sub>ハ</sub>論  
語<sub>ニ</sub>亦孔子<sub>ノ</sub>之<sub>レ</sub>言<sub>ナリ</sub>然<sub>レ</sub>則<sub>レ</sub>孔子<sub>ノ</sub>字<sub>ヲ</sub>  
下<sub>ニ</sub>當<sub>レ</sub>有<sub>レ</sub>日<sub>ノ</sub>字<sub>ヲ</sub>論語<sub>ニ</sub>道<sub>ヲ</sub>作<sub>レ</sub>行<sub>ニ</sub>猥<sub>ヲ</sub>  
作<sub>レ</sub>猶<sub>ニ</sub>有<sub>レ</sub>所<sub>レ</sub>不<sub>レ</sub>爲<sub>レ</sub>者知<sub>レ</sub>耻<sub>ヲ</sub>自<sub>レ</sub>好<sub>レ</sub>  
不<sub>レ</sub>爲<sub>レ</sub>不<sub>レ</sub>善<sub>ヲ</sub>之人也孔子豈不<sub>レ</sub>  
上<sub>ニ</sub>三<sub>ニ</sub>リ

欲<sub>レ</sub>中<sub>レ</sub>道<sub>ヲ</sub>以下<sub>ハ</sub>孟子<sub>ノ</sub>言<sub>ナリ</sub>也

敢<sub>テ</sub>問<sub>フ</sub>何<sub>レ</sub>如<sub>レ</sub>斯<sub>レ</sub>可<sub>レ</sub>謂<sub>フ</sub>狂<sub>ト</sub>矣

萬章<sub>カ</sub>問

曰<sub>ク</sub>如<sub>キ</sub>琴<sub>張</sub>曾<sub>皙</sub>牧<sub>皮</sub>者<sub>カ</sub>孔子<sub>ノ</sub>之<sub>レ</sub>  
所<sub>レ</sub>謂<sub>フ</sub>狂<sub>ト</sub>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  
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  
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  
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

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  
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嗶嗶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火 膠

交反行

去聲

膠ガ膠ハ志シ大ニ言リ大カ也重キ言ハ古ノ之

人見レ其動輒稱ス之不中一稱ス而

已上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ケ考ス

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

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

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

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

謂在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在有志者也。獯

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  
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  
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  
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  
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  
之鄉愿孔子以其似德而非

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  
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  
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  
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



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  
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世也  
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  
禹反闐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

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  
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  
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  
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  
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

孟子十四  
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  
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  
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闔如奄  
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  
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

以テ求レ親ニ媚<sub>ヒ</sub>於<sub>レ</sub>世<sub>ニ</sub>是<sub>レ</sub>鄉原之行  
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  
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  
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  
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  
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

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  
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  
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流俗者風俗頽靡如水

之下一流，衆莫不<sub>レ</sub>然也。汗濁也，非<sub>レ</sub>忠信而似<sub>レ</sub>忠信，非<sub>レ</sub>廉潔而似<sub>レ</sub>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

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sub>レ</sub>孔子之言<sub>レ</sub>以<sub>レ</sub>明<sub>レ</sub>之。莠，似<sub>レ</sub>苗之艸也。佞，才智之稱。

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  
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  
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  
鄉原不在狂不狃人皆以爲善  
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

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  
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  
常道也興起於善也邪慝

如<sup>ニ</sup>鄉<sup>一</sup>原<sup>ノ</sup>之屬<sup>タクモ</sup>是<sup>ナリ</sup>也世<sup>ニ</sup>衰<sup>ハ</sup>道<sup>一</sup>微<sup>ニ</sup>  
大<sup>ニ</sup>經<sup>一</sup>不<sup>レ</sup>正<sup>ラ</sup>故<sup>ニ</sup>人<sup>一</sup>人<sup>一</sup>得<sup>レ</sup>爲<sup>テ</sup>異<sup>一</sup>說<sup>ラ</sup>  
以<sup>テ</sup>濟<sup>ラ</sup>其<sup>一</sup>私<sup>ラ</sup>而<sup>レ</sup>邪<sup>一</sup>慝<sup>一</sup>並<sup>レ</sup>起<sup>テ</sup>不<sup>レ</sup>可<sup>ニ</sup>  
勝<sup>マケテ</sup>正<sup>ス</sup>君<sup>一</sup>子<sup>一</sup>於<sup>レ</sup>此<sup>ニ</sup>亦<sup>レ</sup>復<sup>ル</sup>其<sup>一</sup>常<sup>一</sup>道<sup>ニ</sup>  
而<sup>レ</sup>已<sup>一</sup>常<sup>一</sup>道<sup>一</sup>既<sup>レ</sup>復<sup>ル</sup>則<sup>レ</sup>民<sup>一</sup>興<sup>ル</sup>於<sup>レ</sup>善<sup>ニ</sup>

而<sup>レ</sup>是<sup>一</sup>非<sup>一</sup>明<sup>一</sup>白<sup>ラ</sup>無<sup>レ</sup>所<sup>レ</sup>回<sup>一</sup>互<sup>ス</sup>雖<sup>レ</sup>有<sup>一</sup>  
邪<sup>一</sup>慝<sup>一</sup>不<sup>レ</sup>足<sup>ニ</sup>以<sup>テ</sup>惑<sup>シ</sup>之<sup>ラ</sup>矣○尹氏  
曰君<sup>一</sup>子<sup>一</sup>取<sup>ル</sup>夫<sup>一</sup>狂<sup>一</sup>狎<sup>一</sup>者蓋<sup>シ</sup>以<sup>テ</sup>狂<sup>一</sup>  
者<sup>ハ</sup>志<sup>一</sup>大<sup>一</sup>而<sup>レ</sup>可<sup>ク</sup>與<sup>ニ</sup>進<sup>ニ</sup>道<sup>ニ</sup>狎<sup>一</sup>者<sup>ハ</sup>有<sup>一</sup>  
所<sup>レ</sup>不<sup>レ</sup>爲<sup>一</sup>而<sup>レ</sup>可<sup>ク</sup>與<sup>ニ</sup>有<sup>ル</sup>爲<sup>一</sup>也所<sup>レ</sup>惡<sup>ニ</sup>

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  
似是非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  
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  
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

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  
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  
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

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  
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  
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

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  
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  
直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



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  
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  
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  
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

孟子十四  
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  
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  
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  
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  
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

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  
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  
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  
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  
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

之<sub>レ</sub>以<sub>レ</sub>此<sub>ヲ</sub>所<sub>レ</sub>以<sub>テ</sub>明<sub>ニ</sub>其<sub>ノ</sub>傳<sub>ヲ</sub>之<sub>レ</sub>有<sub>レ</sub>在<sub>ラ</sub>  
而<sub>レ</sub>又<sub>レ</sub>以<sub>テ</sub>俟<sub>中</sub>後<sub>ツ</sub>聖<sub>ヲ</sub>於<sub>レ</sub>無<sub>レ</sub>窮<sub>ニ</sub>也其<sub>レ</sub>  
旨深<sub>レ</sub>哉○有<sub>レ</sub>宋<sub>ノ</sub>元豐八年河  
南程顥伯淳卒<sub>シ</sub>潞公文彥博  
題<sub>ニ</sub>其墓<sub>ニ</sub>曰<sub>ニ</sub>明道先生<sub>ト</sub>而<sub>レ</sub>其<sub>レ</sub>第

頤正叔序<sub>レ</sub>之曰周公沒<sub>テ</sub>聖人<sub>ノ</sub>  
之道不<sub>レ</sub>行<sub>レ</sub>孟軻死<sub>テ</sub>聖人<sub>ノ</sub>之學  
不<sub>レ</sub>傳<sub>ラ</sub>道不<sub>レ</sub>行<sub>ル</sub>百世無<sub>レ</sub>善<sub>ク</sub>治學  
不<sub>レ</sub>傳<sub>ル</sub>千載無<sub>レ</sub>真<sub>ニ</sub>儒<sub>ニ</sub>無<sub>レ</sub>善<sub>ク</sub>治士  
猶得<sub>テ</sub>以<sub>テ</sub>明<sub>ニ</sub>夫<sub>ノ</sub>善<sub>ク</sub>治<sub>ル</sub>之道<sub>ヲ</sub>以<sub>テ</sub>淑<sub>ニ</sub>

諸人以傳中諸後上無レ真儒則天  
下貿貿焉莫知所レ之レ人欲肆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ニ乎千四  
百年之後得ニ不傳之學ヲ於遺  
經以テ興起スル斯文ヲ爲ニ已カ任ト辨レ異

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  
復明ヤ於世ニ蓋自孟子之後  
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レ知所  
向則孰知ニ斯人之爲ニ功不レ知  
所レ至則孰知ニ斯名之稱カ情也

哉

孟子曰我欲與夏禮無可加也吾欲與夏禮無可損也

所謂離於夏禮之人也或曰或曰不亦

入而自也然則春也冬也不可

身也故其禮自也

孟子卷之十四終

人

2

五  
卷  
之  
十  
四

